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BEI GEN WANGSHI GANBEI

GANBEI GEN WANG

全美销售 1000万 册

GANBEI GEN WANGSHI G

WANGSHI GANBEI GEN W

风情撩人，生动逼真，一部打开文学史上新的一页的鼎力之作。

——《纽约时报》

GANBEI GEN WANG

GEN WANGSHI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WANGSHI G

GEN WANGSHI

GEN WANGSHI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GANBEI GEN WANGSHI

WANGSHI

GEN WANGSHI GANBEI GEN W

SHI

GANBEI

WANG

GEN WANGSHI

GEN WANGSHI GANBEI

Gen Wang Shi Ganbei

GANBEI

跟往事干杯

WANGSHI

GEN W

WANGSHI GANBEI

WANGSHI G

GEN W

WANGSHI GANBEI

WANGSHI G

BEI GEN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GEN

GANBEI GEN WANG

「美」拉维尔·斯宾塞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GEN

GANBEI GEN WANGSHI GAN

BEI GEN WANGSHI GAN

WANGSHI GANBEI GEN

GANBEI GEN WANG

GANBEI

《跟往事干杯》是美国著名畅销小说家拉维尔·斯

宾塞1992年出版的家庭生活（主要是夫妻生活）方面的一部最走红、最畅销的小说，在美国被誉为家庭生活的《圣经》，是每一位要组成家庭和有家的人们必读书。仅在美国本土就销售千万册之巨！

GANBEI

GEN WANGS

GANBEI GEN

WANG

GEN WANGSHI

GEN WANGSHI GANBEI

2712.45

川

[美] 拉维尔·斯宾塞

跟往事干杯

BEI GEN WANGSHI GANBEI
GANBEI GEN WANGS

GANBEI GEN WANGSHI GAN
WANGSHI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G

WANGSHI GANBEI

WANGSHI

WANGSHI GANBEI GEN WANGS

GEN

NBEI G

GANBEI GEN WANG

GEN WANGSHI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WANGSHI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WANGS

GEN WANGSHI

GEN WANGSHI

SHI GANBEI GEN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GEN

GANBEI GEN WANGSHI

WANGSHI

GEN WANGSHI GANBEI GEN WANG

SHI GAN

SHI

GANBEI GEN WANGSHI GANBEI GEN WANGSHI GAN

WANG

GEN WANGSHI

GEN WANGSHI GANBEI

JI GAN

V WANGSHI

WANGSHI

JI GANBEI GEN

GEN WA

远方出版社

WANGSHI GAN

WANGSHI GANBEI GEN WANGS

GEN WANGS

BEI GEN WANGSHI GANBEI G

跟往事干杯

[美] 拉维尔·斯宾塞 著
青 闰 译

远方出版社

跟往事干杯

[美]拉维尔·斯宾塞 著

青 冈 译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兴凤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70 千 插页:2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8000 册

ISBN7—80595—281—7/I·125

定价:28.80 元

谨将此书献给

我最亲密的朋友和最新近的朋友——

巴布和唐·福利德夫妇



巴布和唐·布兰德夫妇

全美各大报刊对《跟往事干杯》的评述

献给拉维尔·斯宾塞关于爱情、家庭、信仰的感伤新作
——《跟往事干杯》的赞语……

风情撩人，生动逼真，一部打开文学史上新的一页的鼎力之作。

——《纽约时报》

对现代家庭寄予的深切同情。

——《出版家周刊》

书中讲的是发生在一个现代家庭中的典型故事……父母亲最终从孩子们身上领略到了什么是真正意义的人生。

——《莱克星顿先驱导报》

“令人神往的一部力作……正是她的崇拜者们期待着的。”

——《芝加哥论坛报》

看一看获奖作家拉维尔·斯宾塞的令人欢欣鼓舞的小说：这是纽约时报社排行榜上最畅销的书，它安慰了西方人在爱情激流中荡漾着的灵魂……“备受青睐的作品……斯宾塞揭示了作品主人公的故事更加深层次的一面，不论你称它为坚毅还是热情，它都存在！”

——《亚特兰大论坛报》

这是一部深深地打动人心的力作……一次自我发现和重新审视的旅程。

——《书目导报》

一部朴素而又华丽的书……它容不得读者喘息的机会。你会反反复复地捧读它。

——《纽约每日新闻》

拉维尔·斯宾塞的小说百读不厌，从一个朋友传到另一个

朋友，从母亲传到女儿，从女儿传给母亲，姐妹，乃至各色人等。她的小说，尤其像《跟往事干杯》这部小说，对自我心灵和性格培养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这些小说已经成为我帮助人，培养健康人生的至为重要的一部分。

——朱迪·欧默博士
生活技巧训练与发展中心总裁

哪里有爱情，哪里就有拉维尔·斯宾塞。

——《图书之页报》

在他们的内心世界碰撞时，发出了耀眼的火花。
“一个真实的故事……”

——《芝加哥太阳时报》

两颗固执心灵的不能忘却的碰撞和一条连绵不断的爱情纽带。

拉维尔·斯宾塞是一位神奇的想象家。

——《周刊出版社》

拉维尔·斯宾塞确实使我们从痛苦和情感的夹缝中走出来了。这本《跟往事干杯》讲的是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一个从多方面撞击着每一个家庭的“家”的故事。

——《图尔沙世界报》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戏剧性的情节和爱情故事使得它成为一个现代神话，从而翻开了文学史上新的一页。

——《安尼斯顿星报》

切莫错过拉维尔·斯宾塞的这部令人荡气回肠的新作——一个震撼情感力量的故事。

——《时代周刊》

目 录

第一章	夫妻中计	(1)
第二章	未婚先孕	(29)
第三章	促膝交心	(55)
第四章	父子相见	(72)
第五章	独守空房	(100)
第六章	旧情初动	(118)
第七章	兰迪初恋	(134)
第八章	前妻效力	(155)
第九章	父亲情人	(175)
第十章	新婚前夜	(194)
第十一章	旧友重逢	(216)
第十二章	情之舞动	(246)
第十三章	前夫主厨	(264)
第十四章	温柔如初	(287)
第十五章	疑云又起	(311)
第十六章	隐情暴露	(337)
第十七章	女儿落草	(357)
第十八章	生死关头	(382)
第十九章	雨过天晴	(409)

第一章

夫妻中计

这座公寓大楼和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郊区成千上万座大楼相比外形相似，都是3层长方形浑砖建筑，各楼顶头砌有一溜台阶，顺着没有窗户的、闷闷腾腾的门廊是几排班班驳驳的房门。年轻人刚开始立业时都是住在这种寓所。房里摆着寒酸的家具，挂着廉价的帷帘。小贩们蹬着三轮车打门廊边经过时的吆喝声，楼上楼下都能够听见。这是元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傍黑6点时分，各家各户炒肉、炒菜的香味夹杂着晚间电视新闻低沉而连续的播报声，从门下钻了出来。

一位个子高挑的女人顺着门廊走了过来。她看上去与众不同，穿着一身典雅大方的雪白紧身双排扣大衣，剪裁得体，无可挑剔，堪称一流，她身上其它的穿戴——皮手套、手提包、鞋和围巾——都是清一色的深红。她的服装华贵，从价值50元的、随意扎在头上的丝巾到3种皮革合成的两英寸高的高跟鞋，莫不如此。她步履匆匆，却又潇洒自如。

贝丝·卡兰从头上扯下丝巾，敲响了206号房门。

丽莎拉开门，惊讶地叫道：“噢，妈妈，你好。快进来吧。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准时赶来的！听，一切都齐备了，就是我忘了买蘑菇肉丝汤用的酸奶油，所以我得赶紧跑去商店买。你照看一下锅里的肉，不介意，对吗？”说着，她一头扎进套间，换上一身齐臀的牛仔夹克衫，套在礼服上，然后走了过来。

“蘑菇肉丝汤？就为我们两个人？而且还穿着礼服？这是过什么节日呀？”

丽莎匆匆返回门边，从手提包里掏出钥匙。“只搅几下就行了，好吗？”她将门打开一半，停下来，大声说道：“噢！再点上蜡烛。装上磁带，好吗？那盘鹰乐队的旧带子，你一向都很喜欢的。”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将贝丝留在了一片迷茫之中。蘑菇肉丝汤？蜡烛？音乐？而且丽莎还穿着礼服和舞鞋？贝丝解开大衣扣，信步走进厨房，只见在与起居室隔开的帆船式的工作区摆着一张4人坐的桌子。她好奇地打量着——蓝色垫布和紧束在白色餐巾环中的餐巾；她和迈克尔留下的最初用过的第一套碟子中用剩下来的那几只，那是丽莎离开家时贝丝送给她的；她自己弃置不用的4只高脚玻璃杯；还有两支插在支架里的蜡烛，以前她从未见过，显然是用丽莎有限的资金特地为今天购买的。到底这儿要干什么呢？

她走到火炉边，搅了搅锅里的蘑菇肉丝汤，那味道好闻极了，她禁不住想品尝一下。香美可口——正是她自己的食谱，同时还搀合着清炖肉汤和葱。当她重新盖上锅盖时，她才意识到她已经饥肠辘辘了：今天她做了3次家庭咨询，另外在商店开门之前她就已经在店里干了两个小时，其间只匆匆忙忙吃过1块汉堡包。她决心，像她每年1月份所做的那样，将家庭咨询限制到每天两次。

回到前面的套间，她将大衣挂起来，把一堆鞋收拾整齐，这样她才能合上那两扇门。她找到火柴，点燃餐桌上的蜡烛以及起居室咖啡桌上透明而短粗的罐里插的另外两支。在这些东西旁边，她的旧餐具中的其中1只盘子上放着干酪球，等着让挖出来，摊在里兹牌脆点心上。

火柴快燃尽了。

她后退一步，熄灭火柴，然后站在那儿望着干酪球。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环顾了一下房间，意识到里边干净了，活像换了一个地方。她的旧铜玻璃面桌已经焕然一新，家用沙发上放着松软的坐垫。磁带摆放得整整齐齐，书架上无用东西已经清理干净。乌黑发亮的佳威牌钢琴（是丽莎的父亲在她高中毕业时送给她的）上纤尘不染；琴键盖规规矩矩地合了上去；钢琴顶上1对铜挡书板中间，平分秋色地摆放着丽莎现在的男朋友马克的1张照片、1株顽强活着的喜林芋花和斯蒂芬·金的5本书。铜挡书板是丽莎圣诞节时从她的外婆斯泰勒那儿收到的。

钢琴要算是房间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了。当初迈克尔将钢琴送给丽莎时，贝丝曾骂他是在犯糊涂溺爱她。这一点儿意义都没有——一个女孩既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也没有1辆体面的汽车和家具，却拥有1台价值5000元的钢琴，而且经常得请懂行人移动——每移动1次都要破费100元——在她最终定居下来前不知得移动多少次？

丽莎曾说：“可是，妈妈，这件东西我会永远保留的，再说这作为毕业礼物该是多好哇。”贝丝争辩道：“当你不得不动它时，谁来付钱？”

“我来付呀。”

“就凭你作秘书一打字员挣的那几个钱儿？”

“我还在餐馆里打工呢。”

“你应该继续上学，丽莎。”

“爸爸说上学时间有的是。”

“嗨，你爸爸可能错了，你知道！如果你不马上接着上学，你也许就永远上不成了。”

“你不就是这样做的嘛，”丽莎分辩道。

“是的，我是这样做的，可是难死了。你看费了我多大的劲儿。你父亲应该更清楚给你提这种建议的后果。”

“母亲，我只是希望，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不要再争吵了，至少表面上装得和谐一点儿。我们对这种冷战讨厌透了！”

“瞎，这是一件愚蠢的礼物。”贝丝嘟囔着走开了。“5000元买1架钢琴，足够支付整整1年的大学费用了。”

钢琴一直是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不管什么时候贝丝不宣而进丽莎的房间，闪着黑色光亮的钢琴上总是蒙着一层灰尘，好像那只是作为丽莎放书、围巾、蝴蝶结以及她忙乱的两项工作所用的一切其它零碎物品的储存处了。贝丝所能做的阻止诽谤的所有话语就是：“看到了吧，我早就给你说过嘛！”

然而，今天晚上，钢琴却被掸去了灰尘，乐谱架上放着迈克尔最喜欢的歌曲《回家》的活页乐谱。在过去的那些年里，不管丽莎什么时候坐下来弹琴，迈克尔总是说：“弹我喜欢的那首吧。”丽莎总是言听计从去弹奏那首优美动听的老电视——电影主题歌。

贝丝从那些较为愉悦的岁月的回忆中回过神来，装上《鹰——最伟大的冲击》那盘磁带。当乐声响起时，她走进丽莎的浴室，注意到那儿也已经为今天清洗一新。她洗手时，看见室内的装置都锃光净亮，毛巾又松又软，刚刚烫洗过。梳妆台一角摆着的是她圣诞节时送给丽莎的百花香药罐。

贝丝搭好毛巾，向镜中瞥了一眼，只见她的飘飘金发乱蓬蓬的，便拢了一两下：她那天出门后，她的头发就披散开了。她一路上风风火火，又是去商店，又是开车，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没有腾出时间停下来梳妆打扮一下。她的前额看上去油腻腻的，口红早已淡无印迹，涂着眼影的褐色眼睛茫然无神，睫毛油也给磨掉了，雪白的羊毛绉呢套裙前面缀着口袋褶裥，深红色上衣的花边绉裥上非常明显地露出一小块油点。她对那油点皱皱眉，然后将浴巾洒湿，在上面擦了擦，这下子看上去更糟了。她低低地骂了一声，随后找到丽莎梳妆台抽屉里的整形梳。正当她抬起手臂要去用时，房间那端响起了敲门声。

她将头伸过墙角，朝门廊下喊道：“丽莎，是你吗？”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这次声音更响了。她匆匆赶去开门，撇下浴室的灯在她身后亮着。

“丽莎，你是忘记你的——”她打开门，话到嗓子眼又打住了，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站在门廊里，修剪整齐的黑发，淡褐色的眼睛，穿着一件灰色羊毛风雪衣，手里拎着一个装有两只酒瓶的牛皮纸袋。

“噢，迈克尔……是你。”

霎时间，她的嘴巴绷紧了。

她的身体僵在了那儿。

他瞪了她一眼，神情不快地蹙了一下眉毛。“贝丝……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是被请来参加晚宴的。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也是被请来的。”

他们继续面面相觑。她抑制着当面甩上门的冲动。

“丽莎昨晚给我打电话说，晚宴6点15分开始，爸爸。”

昨晚，丽莎给贝丝打电话说：“晚宴6点开始，妈妈。”贝

丝松开门拉手，扭身走开，低声咕哝道：“鬼丫头，丽莎。”

迈克尔跟着她走进屋里，关上门。他将酒瓶放在厨柜上，脱下风雪衣。贝丝急步返回浴室，尽量远远地躲开他。在浴室的灯光下，她向后梳着四络厚发，硬得足以将它们按回颅骨里去了。她用整形梳按了几下，然后将丽莎的风格奇异的粉红色口红涂在嘴唇上（这是她找到的唯一的一管口红，想着丽莎是将她的手提包留在了房间的另一端吧）。她站在那儿，直盯着看着口红的效果，看着花边绉襁上的污点。真见鬼。该死的他偏偏这个时候看见了我。她面对镜子抬起褐色的眼睛，发现她的眼中怒火欲喷。他娘的，我还费神去管他想什么干嘛。在他对我做过那件事之后，我何必再去对他低三下四。

她砰的一声关上梳妆台的抽屉，将手指插入额发，揉得乱作一团，心里好受了一些。

“你躲在那儿干什么？”他恼火地叫道。

离婚已经6年了。每次看见他，她仍然想将他伸缩自如地排上用场！

“我们还是把一件事儿弄清楚吧，”她向楼下高声喊道。“我根本不知道这件该死的事儿！”

“我们要弄清楚两件事儿！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儿？”

贝丝叭的一声关上灯，高扬着头跨步走向起居室，她的头发看上去像是一盘炒面条。

“她到商店买酸奶油去了。等她回来这儿，我真想用奶油去堵住她的鼻孔。”

迈克尔站在厨桌边，两手插在裤袋里，打量着桌子。他身穿灰西服，内套白衬衣，打着蓝色涡旋纹花呢领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她从他后面走过时，他转过肩膀。

“你的猜想和我不相上下。”

“兰迪要来吗？”兰迪是他们的 19 岁的儿子。

“这事儿，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第 4 个人是谁吗？”

“是的，我不知道。”

“要么说一下，这是什么节日？”

“显而易见，是为她的母亲和父亲约定的初次见面。我们的女儿具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对吗？”贝丝打开冰箱，寻找葡萄酒，只见冰箱里有 4 份色拉，分别漂亮地摆放在盘子上，1 瓶皮埃尔牌矿泉水，而端放在 1 只红白相间的纸板盒顶架上的正是 1 品脱酸奶油。“嗨，嗨，那不是酸奶油嘛。”她拿起来，一只手举到与肩水平，活像玛丽莲·梦露常常搂着一只貂的样子。“还有 4 盘别致的色拉。”

他走过来看了一眼，望着打开的冰箱门。

“你在找什么，是找喝的东西吗？”

他的刮胡膏的气味（它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好像是那样的可心熟悉）让她反胃。“我感到我好像需要一些东西。”她通地关上冰箱门。

“我带了一些葡萄酒，”他告诉她说。

“那么，打开喝了吧。显然，我们前面的夜晚还长着呢。”

在他打开酒瓶的同时，她从桌子上拿起两只玻璃杯。

“那么……达拉今晚在哪儿？”她把着杯子，他倒了 1 杯浅色的玫瑰葡萄酒。

当液体汨汨流着时，他回答道：“我和达拉已经不再住在一块了。她已经提出离婚申请了。”

贝丝感到好像有 18 轮马车轰隆隆越过牲口栏一样。当迈克尔接着倒第 2 杯时，她的头猛地抬了起来。

尽管她与这个男人在一块生活不到16年，但听到他又自由一身的消息，她的内心不由感到一阵欣快。要么，就是他又一败涂地了吧。

迈克尔将酒瓶放在厨柜上，为自己端起一杯，这下刚好与贝丝的目光碰了一个正着。这是一种奇异的、凝炼的时刻，此时此刻他们两个都看到了处于纯洁、精美状态中的他们的所有往事，这是如此的清晰透明，以致他们能一下子看穿，回到当初——高贵与卑贱、致意与歉意——他们都同时达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都端着酒杯，站在女儿的厨房里，滴酒未沾。

“那么，说吧。”迈克尔规劝道。

“好，这是你们两个罪有应得。”

他苦笑了一下，对着地板摇了摇头。“我早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一个非常刻薄的女人，贝丝，你知道吗？”

“而你却是一个非常卑鄙的男人。你做什么，莫非又要甩开她不成？”

他走出房间，答道：“我不打算和你搅和，贝丝，因为我看得出所有这一切将会导致我们重演反唇相讥的那一幕。”

“好吧。”她尾随其后。“我也不想让它重演。那么，等我们的女儿回来时，我们就装作是素不相识的纤纤君子，刚巧在这儿迎面相遇。”

他们端着酒杯，走进起居室，各自在沙发两端——房间里唯一的座位——坐下来。鹰乐队正在唱着《轻轻松松过一生》，从前他们曾在一块听过上千次。蜡烛在玻璃面桌上燃烧着，他们曾将这儿作为他们自己的起居室，他们曾在他们现在所坐的沙发上偶尔云欢雨爱，绵绵情话，那时他们都年轻气盛，傻乎乎地相信他们的婚姻将会天长地久。如今，他们坐在上面，像教堂里的一对老者，各坐一角，彼此讨厌，往事历历，侵扰着

他们的脑海。

“看来好像是我离开后，你把整个起居室给了丽莎吧，”迈克尔说。

“说的对。除了照片和灯泡。我不想让留下任何糟糕的回忆。”

“当然，你已经拥有自己的新店了嘛。因此，再买一套是不成问题的。”

“对。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她自鸣得意地说。“当然，我是以折扣的方式获得所有的东西的。”

“这么说，生意进展如何？”

“棒极了！你知道圣诞过后是什么样子吧——每个人取下所有的节日装饰后，他们审视着光秃秃的墙壁，都想换上新壁纸和家具，来驱散冬天的沉闷。我发誓我1天能做6次家庭咨询，如果我有三头六臂的话。”

他斜眼打量着她，保持着沉默。显然，她很高兴这样解决问题。她是一名合格的室内设计师，拥有自己的商店和一套新装修的房子。

鹰乐队已经唱到了《巫女》一曲。

“那么，你怎么样？”她说，狡黠地瞥了他一眼。

“那会让我腰缠万贯的。”

“别指望什么祝贺。我过去总是说会那样的。”

“贝丝，我不再期望从你那儿获得什么了。”

“噢，这话很有趣儿！”她抬起一只手腕，娇情地抚摸着胸脯。“你别指望再从我这儿获得什么东西了。”她放下娇情的姿势，口吻变成了责骂：“你最后一次看到兰迪是什么时候？”

“兰迪根本不想见我。”

“我问的不是这个。你最后一次想见他是什么时候？他还